蜀山劍俠傳/27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七三回　浩蕩天風 萬里長空飛俠士　迷離花影 一泓止水起情波

下一回▶

孫南聽到于湘竹的怒吼咒罵之聲，彷彿人已逃走。自己的身子好似被一種極大力量攝向空中，身外依舊黑暗異常。那麼強烈的護身寶光，照不出分毫景物，也聽不見別的聲音，祇覺天風浩浩，又勁又急，但又吹不到身上。心中奇怪，試縱遁光想要飛衝出去，行動雖然自如，一任加緊飛行，改變方向，始終仍在黑暗之中，衝不出去。先頗驚疑，後想起二童曾有奉命將自己帶走之言，辭色雖做，雙方素昧平生，敵人所說尸毗老魔鬼從未聽人說過，自無結怨之理。二童又曾出力相助，料非惡意。還有初到嵩山時所見，隨着大片黃光飛向對面山頭的紅衣老人，想必便是二童師父，看那神氣，頗似有道力的前輩散仙，不是妖邪一流。也許有甚事情，將自己攝往所居神劍峰商議，也未可知。祇是有話好說，加以解圍之德，斷無拒絕之理。一言不發，便強行攝走，是何緣故？再者，他師徒法力高強得多，便有甚事，也不應向己求助。這等行徑，實在難測，怎麼想也想不出一個道理來。斷定人被對方法力所制，任飛何方，均難脫身，莫如聽其自然，等到達後，見人再行詢問。孫南念頭一轉，便不再相強，任其自行前飛，祇在暗中戒備。忽然眼前一亮，腳踏實地。定睛一看，身已落在極廣大平崖之上。那崖在一座高出大半的孤峰近頂之處，面前大片平地，盡頭處乃是一座極高大莊嚴的宮殿。到處玉樹瓊林，繁花盛開，燦如雲錦。不少亭臺仙館，斜壁雲樓，清溪平湖，位列其間，交相映帶。端的美景無邊，觀之不盡。加以翠峰獨秀，高出天中，遠峰凝青，飛雲在下。越覺天空地曠，胸懷自朗，景物靈奇，氣象萬千。

孫南立處就在正面宮殿不遠的白玉平臺之下，佔地甚廣。珠樓翠瓦，玉柱金庭，偉大壯麗，平生僅見。祇是靜蕩蕩的，遙望遠方花林中，時有二三宮裝少女遊行出入，此外並無人影。因見對方這等氣象，所居高出雲漢，宮殿園林雖極華麗，並無邪氣，許多瑤草琪花，也均仙種，不是常見之物，斷定主人必非庸流。祇是讓自己來此不知是何用意？偏又無人接待，不敢胡亂走動。正在暗中留神查看，忽聽身後男女笑語之聲遠遠傳來。孫南迴頭一看，左側花林中立着兩男一女。男的便是前遇兩童。女的年約十六七歲，美豔如仙，正對二童說道：「二位師兄，此人的師兄阮徵，和我情厚，你所深知。父親此舉實是尚氣，務望遇事相助，暗中關照，感謝不盡。」一童反問道：「師妹可知阮妹夫還有一個師兄叫申屠宏，一個師弟名叫李洪的麼？」少女笑答：「這二人均和他好幾生骨肉之交，二位師兄何處相見？」另一童接口道：「師父少時便回，無暇詳談，師妹既然關照，我必盡心。」少女答道：「其實無妨，我已將禁法發動，爹爹如不回山行法查看，決不知道我們言動。但也快回，正在氣頭上，莫要被他看破，我回去了。」說罷，人影一閃不見。

二童卻到了孫南身前，行動神速已極，未容開口，便先說道：「孫道友，我兄弟二人，一名田琪，一名田瑤，乃火雲嶺神劍峰阿修羅宮主尸毗老人弟子。我們雙方本無仇怨，祇爲我師妹與令兄阮徵夙孽糾纏，已歷多世。前年纔經家師將阮道友尋來，本意令其與師妹成婚，完此一段因果，消除前孽，彼此都好。不料阮道友道心堅定，執意不從，連受兩年磨折苦難，終未動搖。師妹又復情癡太甚，平日百計救護，自將前孽解去。本來家師已被他們至誠感動，不再固執成見，祇令在宮中再留九年，便放回山。剛滿兩年，忽有三個少年男女來此救他。爲友義氣，救人無妨，來人偏是年幼無知，自恃佛門法寶威力，辭色諸多不遜。爲此激怒家師，本意將其擒往魔宮治罪處罰。無奈師妹夫妻情重，拼死犯禁，衝入法壇，豁出身受金刀解體、魔火焚身之厄，欲以身殉。家師爲保全愛女，未下絕情，便用一陣巽地罡風將他們四人送出五千里以外。當時放過，嗣後想起此事，分明有人暗中佈置，乘着家師日久疏忽，出其不意，冷不防將人救走。對方暗用太清仙法，顛倒陰陽，使家師算他不出。但是別人無此法力，定是令師妙一真人所爲。他的門人被困在此，命人來救，理所當然。家師並非不通情理的人，何況近百年既習佛法，已非昔比。我師妹一念情癡，已歷多世，儘管仇深孽重，始終不忍報復，傷害阮道友分毫，甘心解消前孽，化此夙冤。祇要托出一位稍有情面的道友來此相求，立可無事，雙方還可化敵爲友。令師始而愛徒被陷，置之不理。等家師費了不少心力，阮道友前孽消盡，道力反更增進，難期已滿，卻隨便遣上三個無知童稚，將人救走。家師幾生鍾愛的女兒，幾乎爲此形消神滅。越想越覺欺人太甚，爲此運用大修羅法設壇推算，得知他門下弟子

情侶頗多，都因得他玄門真傳，各運慧劍斬斷情絲，欲證上乘仙業，未成連理。爲此，命我兄弟將內中諸人相繼請來，也不怎麼爲難，祇請在我魔宮住上些時。如和阮道友一樣，能以道力戰勝情魔，立即放走，從此甘拜下風；否則，來人自然不能回去，祇好同在家師門下，同參我阿修羅魔法。此次請來男女共是四人，內中兩人均是令師前生子女。愚弟兄奉命行事，實出無奈，還望道友見諒，好自應付。家師少時即回，事前未必會與道友相見，在道友脫困以前，也難私自接談。請隨愚弟兄同行吧。」

孫南在這番言語中，聽出乃師雖存敵視，田氏弟兄頗有維護之意。暗忖：「以阮徵的法力，尚且被困在此兩年，並有魔女捨命相助，纔得脫身，我如與動強，豈是敵手？偏生見聞太少，竟不知這師徒來歷。所用魔法雖必厲害，但是自己近來道力堅定，料是無妨。與其逃走不得，徒自取辱，轉不如放大方些，聽其自然，借此試驗自己道力。所說師父子女，必是靈雲、金蟬二人。二人俱是本門之秀，仙福最厚，無論如何不會遭人毒手，也許連人都擒不來。」念頭一轉，猛又想起：「自己和靈雲同在師門兩世，不特情分甚深，前生更是患難知己之交。當初有兩位前輩女仙，曾向師母妙一夫人提說：『你和齊道友也是夫妻成道，合籍雙修。他們金童玉女，一雙兩好，反正還要轉世，何不使他們也結爲連理，爲貴派添一佳話？』師母含笑未答。彼時自己初入師門，和靈雲年紀都輕，兩小無猜，常共遊玩，正在後山一同練劍，並未在側。金蟬年紀更小，因和靈雲性情相投，跑來告知，意欲取笑，被靈雲怒斥了幾句，負氣走去。由此起，雙方行迹雖漸疏遠，暗中卻是互相關切，情苗日漸滋生。中經不少患難，雖然相敬相愛，直到兵解轉世，滿腹情愫始終未吐。今生偶然想念，去往九華山訪看，聚了數日。正不捨走，便遇五臺妖僧法元鬥劍，跟着與她姊弟合力，誅殺妖蟒。朱文一時不慎，爲取肉芝，誤中妖人白骨箭。自己因見金蟬口含芝血，哺救朱文，知道二人也是三生愛侶，無心中和靈雲談了兩句。第二日，靈雲背人相告說：『母親這次東海回來，說父親奉有師祖長眉真人仙示，不久便要開府峨眉，承繼道統，本門日益發揚光大，一班同門十九仙根仙骨，成就遠大。你我情分深厚，勝於他人，爲此約你商談。以後務要虔心勉力，互相扶持，以求上乘仙業。不可再似以前專事遊樂，荒廢功課，以致成就不高，爲人所笑，她雖未明言，用意實想擺脫情緣，免誤仙業。』自己因她詞意雖然堅決，深情仍自流露，並因自己根骨功力兩都不夠，暗示異日決不獨成，必以全力相助，同修正果，於是大爲感動，越發奮志勤修，暗中照她心意，力求上進。平日面都難得相見，見面也是相知以心，不落言詮。」

孫南正在跟定二童邊走邊想，田瑤朝他使一眼色，左手往後一揚，先是一片暗黃色的光影微微一閃。再手掐靈訣，向前一指，田琪背上便現出「似真是幻，似幻是真，以水濟水，以神寧神」十六個血也似紅的字迹，一閃即隱。孫南側顧田瑤，正朝自己微笑努嘴。

當時雖未省悟，料非惡意，便點頭示謝，慨然說道：「小弟道淺力薄，見聞孤陋，實不知令師與二位道友名姓來歷，但知是位前輩仙人。我想雙方素無仇怨，令師成道多年，量如山海，未必會與後生小輩爲難。至於家師，自從開府以後，便即閉關清修，久不與聞外事，新近纔應休寧島羣仙之約，前往赴會。阮師兄雖是相隨多世的門人，因犯教規，戴罪在外，八十一年限尚未滿，連師門都不令回，怎會管他的事？令師推算不出，必有原因，並非家師有意爲難。家師對人寬厚，公正和平，不問敵友，均所深知，還望令師三思而行。如能相諒，使小弟末學後進免此難關，是非曲直，終會水落石出。必欲考驗後輩功力，小弟固是不才，一班同門師兄姊妹均曾得有本門心法。下山時節，便曾通行左、右元洞，由火宅、嚴關與情慾十三限勉強衝過，定力還有幾分。令師乃前輩尊仙，對此末學後輩，自不肯以法力加以危害。萬一不如所料，被困的人竟能勉強應付，排除萬難，豈非不值？」說時，田氏弟兄本已搖手示意，不令開口。孫南因見對方無故欺人，未免有氣，反正難於脫身，又想起寧一子之言，斷定難關終可渡過，樂得痛快幾句。見當地勢派，明知魔法厲害，一言一動均在主人耳目之下，而田氏弟兄受了魔女之託，意欲暗助，故不願示怯，依然往下說去。

話未說完，遙聞空中有一老人哈哈笑道：「無知孺子，均善賣弄口舌。你道我勝之不武，不勝爲笑麼？祇要你有本事逃脫出我的魔宮，老夫甘拜下風。非但不再爲難，並還助你四人，從此隨心所欲，任多厲害的妖邪仇敵，也難傷你們分毫。如今就便使老夫看看你們的玄門上乘道法，你意如何？」聲纔入耳，一道寬約數丈，其長無際的黃光，早如黃虹經天，由東北方遙空雲影中斜射過來，飛落在三人面前。猶如金河倒掛，懸向當空，光中現出前在嵩山所見懸光飛降的老人。這一對面，祇見老人身材高大，相貌奇古，生得白髮紅顏，修眉秀目，獅鼻虎口，廣額豐頤。頷下一部銀鬚，長達三尺，根根見肉。手白如玉，指爪長約二三寸。頭綰道髻。身穿一件火一般紅的道袍，白襪朱履，腰繫黃帶。手執一柄三尺來長的白玉拂塵，塵尾又粗又長，作金碧色，精光隱隱。形態甚是威嚴，直與畫上仙神相似。孫南本想口頭上佔便宜，見了這等勢派，也不由有點氣餒。暗忖：「口舌取勝，徒自結怨樹敵。目前身在對頭掌握之中，口氣又非不善，還以忍氣爲是。」便躬身答道：「弟子學道年淺，莫測高深，如言法力，何異以卵敵石。祇望老前輩不要過分，使末學後進不致貽羞師門，就足感盛情了。」

老人笑道：「你和齊靈雲這一對，都是這等口吻，善於辭令。不似朱文賤婢狂妄無知，上來便欲仗她師父法寶、飛劍與霹靂子向我行兇，如不念其不知底細，豈能容她活命？你們這一對，實是天生佳偶，正好相配。此次能脫我手，自無話說；如在宮中成了夫婦，我必以全力助你們成就了這段神仙美眷，就不肯歸我門下，也成地仙。此與阮徵不同，

本無仇怨，祇是老夫忿人取巧，一時負氣。除用我大阿修羅法，試你們能否以定力智慧脫出我的柔絲情網之外，那些水火風雷、血焰金刀、毒芒針刺之刑，全都不用。因此另將你們禁居一處，與朱文身受也大不相同。將來便知道了。」孫南早聽出另一對，男的必是金蟬，因爲朱文激怒了對方，連帶受害，甚代二人愁急。便說：「老前輩如此神通，何苦與後輩一般見識？不知他三人可曾來否？」黃光忽連老人一齊隱去。田瑤便道：「你師妹齊靈雲已經早到數日，見面自知。朱文與家師路遇，剛剛尋到。另外還有幾個女道友，同禁一處。祇齊金蟬遠在天外神山，中隔磁光太火，我們嫌遠，不願往尋。朱文不久必用法牌傳音求救，他日內自會投到。聽家師口氣，對你二人頗好。你那情侶正在宮中相候，度日如年，快隨我走，不要分神管人閒事吧。」

孫南先以爲靈雲自從重返紫雲宮，照着師父道書勤習，法力大進。下山時又得了聖姑留賜的好些法寶、靈丹，加上紫雲宮中異寶藏珍全部發現，神通更大。她又遠在南海海心深處，禁制重重，加上千里神砂與海眼地利，多高法力也休想妄入一步。對方卻說得那等容易，心裏還不信。及聽田瑤這等說法，料無虛語。關心過切，心疑靈雲在魔宮中不知受了多少苦難，一時情急過甚，未免現於辭色。耳聽田琪低語道，「照孫道友這等形勢，恐難脫身呢。我到這裏，情、慾兩關最是難渡，休說峨眉諸道友修爲年淺，全仗得天獨厚，夙世修積，所習又是上乘仙法，定力雖堅，畢竟功候不純。連靈嶠仙府赤杖真人那些徒孫，誰都具有好幾百年功力，尚且被困在此，結局如何，尚不可知呢。」孫南一聽靈嶠三仙門人也有好些被困在此，不禁大驚，忍不住問道：「靈嶠諸仙也有人被困在此麼？」田氏弟兄答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不久自見分曉。這裏便是天慾宮，齊道友便在此內。愚弟兄不能入內，暫且失陪，請進去吧。」

孫南見前面祇是一池清泉，波平如鏡，池旁繁花盛開，枝枝秋豔，倒影水中。水面上更無一絲波紋，花光水色，交相映照，景甚清麗，並不見有甚麼宮殿。再往兩側和前方一看，到處琪花瑤草，互鬥芳妍，彌望繁霞，香光如海。更有山雞舞鏡，孔雀開屏，鶼蝶雙雙，鴛鴦對對，鶯簧疊奏，鸞鳳和鳴。全是一片富麗繁華景象，令人娛目賞心，應接不暇。想問田氏弟兄宮在何處，如何走法，剛喊了一聲「田道友」，無人應聲。回頭一看，人已不見，祇身後起了一片五彩雲網，將退路隔斷，情知身已入伏。事已至此，祇好安定心神，暗中戒備，相機應付。先以爲前途步步荊棘，危機四伏，主人來歷虛實一點不知，稍爲失機，一敗塗地，哪裏還敢大意。方在盤算，再回頭往前一看，池面上忽然起了波浪，水中花影散亂，一陣香風過處，覺着心神微微一蕩。跟着又是一片粉紅色的香光閃過，所有清泉花鳥全都不見。眼前祇是一片粉紅色的霧影，上不見天，無邊無際，不問何方，都是一眼望不到底。人卻和微微陶醉了一般，除帶着一兩分倦意之外，

別無感覺。

心方驚疑，猛想起靈雲被困在此，不知所見景物是否相同？心中懸念，忍不住喚了一聲：「大姊！」語聲纔住，眼前忽然一亮，又換了一番景象。存身之地，乃是一座極華美壯麗的宮殿，園林花樹環列，水木清華。殿側有個十字長廊，順着地勢高低，通向湖中朱欄小橋之上。橋盡頭，有一塊約三丈方圓的礁石，其白如玉，冒出水上約兩三尺高。上面種着幾株桃樹，比常見桃樹高大得多，花開正繁，宛如錦幕，張向石上。內中一株較大的桃花樹下，有一架尺許高的玉榻，上面臥着一個美如天仙的道裝少女，榻前玉几上橫着一張古琴。湖上輕風飄拂，吹得樹上桃花落如紅雨，少女身上臉上沾了好些花片，身前更是落花狼藉，彷彿熟睡多時。有時一陣風過，將少女衣角錦袂微微吹起，露出半截皓腕，越覺翠袖單寒，玉膚如雪，人面花光，掩映流輝。當此輕暖輕寒天氣，不由得使人一見生憐，撩動情思。雖是側面，相隔又遠，看不甚真，但心有成見，情所獨鍾，加以兩生愛侶，見慣嬌姿，一望而知那是靈雲在彼酣睡。關心過切，便想趕去將其喚醒。剛一舉步，猛聽殿中有一女子口音急呼：「南弟快來！」一聽正是靈雲口音，忽然驚覺。暗忖：「靈雲道力甚高，身在困中，怎會花下酣睡？」微一尋思，又聽靈雲顫聲急呼：「南弟快來！遲無及了。」情知事在緊急，慌不迭想往殿中飛去，哪知法力已經失效，遁光竟未縱起，心越驚慌。祇得一面應聲，一面縱身往裏飛跑，且喜尚能行動。那殿外本有一道極寬大的玉石矮廊，離地約有二尺。正門前面，還有一方平臺。因從側面趕去，來由廊上行走。剛剛縱上臺去，靈雲便已迎出，面上容光比起從前越更美豔，面帶微笑，望着自己，欲言又止，眉梢眼角隱蘊情思。

孫南平日對她本極敬愛，又在魔法禁制之中，畢竟近來功力已非昔比，心神剛剛一蕩，自覺不妙，立即後退。靈雲竟輕舒手臂，面帶嬌嗔，似喜似慍，迎面撲來，似要暈倒神氣。孫南對她愛若生命，一見要倒，先前又聽大聲疾呼，以爲中邪受傷，人已不支。一面想將她扶住，又恐撲個滿懷，扶時祇把雙手前伸，留有退步。哪知對方身形一歪，又往左邊傾倒。孫南心中一急，往前一搶步，正握在對方手腕之上，立覺玉肌涼滑，入手如綿。當時面紅耳熱，心頭上起了一種微妙感覺，猛聽一聲輕叱。百忙中擡頭一看，又是一個齊靈雲，祇頭上多了酒杯大小一團銀光，光甚柔和，時大時小，由門內飛奔出來。口喝：「南弟，我們已受魔法迷禁，所見全是幻象，危機四伏。我犯險相救，且到我旗門中說去。」說時，早一把拉了孫南，邊說邊往前跑。孫南滿以爲殿門相去咫尺，舉步可至。哪知靈雲一到，先前撲上身來的幻影，雖然一晃不見，可是殿身老在前面，跑了一陣也未趕到，靈雲滿臉俱是惶急之容。覺出形勢不妙，知道靈雲本能自保，爲救自己，妄離旗門，也許兩敗俱傷，心中愧悔。正在愁急萬狀，靈雲忽把雙眉一皺，回首將孫南

夾在脅下，手掐靈訣，往前一揚，口中默唸了兩句，忽然一片竹葉形的青光，突由身上冒起，裹了二人往斜刺裏飛去。

孫南瞥見前面現出一幢六角形的青熒熒的怪火，靈雲飛行甚緩，正帶自己直往火中飛去。快要到達，遙聞一聲斷喝，靈雲面色越慌，往前奮力一衝，好似十分喫力神氣。身方穿入，回顧身後，又有大片粉紅色的煙光冒起，同時人也落到火中。再仔細一看，火已不見。身外環插着六根青竹竿，長纔齊人，上面各帶着一兩片枝葉，青光隱隱，佔地不過丈許方圓。下面也非真地，乃是一片青雲，形若石質。竹竿與人分立其上，由內外望，哪有甚麼宮殿樓臺，花樹水面，乃是一片畝許大小、荒寒不毛的絕頂危崖之上。仰視穹蒼，下臨無地，上下四外，俱被一片五色彩絲結成的光網籠罩。本來甚麼景物也看不見，因靈雲手中持有一面兩寸大的八角晶鏡，方纔看出，除去臨崖一面，下餘便是神劍峰魔宮園林全景。孫南便問：「大姊怎會到此？」靈雲答道：「事情真險，我喚你時，也祇剛把枯竹老人所賜旗門準備停當，纔脫危境。事情也真巧，我二人不問是誰，再稍遲延，便無幸理。我仗旗門寶珠護住心身，或者無妨，你卻難了。但是此老法力高強，素不服人，除非有心相諒，不與我們計較，休想脫身。恐怕還有辣手，防不勝防，雖在旗門之中，我們仍是不可大意呢！」孫南隨問經過。靈雲因身入危境，惟恐有失，本不想說，以防爲敵所乘。待了好些時，見無動靜，又知枯竹老人早有算計，曾對妹子齊霞兒說過，此行因禍得福，時至自了。祇要不離開旗門，決可無害。適纔因救孫南，那旗門施爲費事，主人魔法又高，惟恐措手不及，好在另有一道保身靈符，以爲遁回也來得及。不料主人連用魔法倒轉陣地，差點閃失。經此多時，平安無事，別無異兆，纔把前事經過說了出來。

原來靈雲自與周輕雲、秦紫玲奉命重返紫雲宮，開建海底仙府，行事均極謹慎。因爲紫雲宮雖有千尋海眼與千里神砂之險，但是貝闕珠宮地域廣大，矮叟朱梅那麼高法力，尚且被人乘虛混入，隱藏在內。自己開建仙府，費了好些心力，失去許多仙兵神鐵，纔得將其遣走。宮中門人又祇有限幾個，惟恐有甚疏失。曾經議定：每出行道，必有一人坐鎮。靈雲這日因見紫雲宮中金砂、珠寶堆如山積，意欲送些去峨眉解脫坡，交與寶相夫人保管，以備同門濟世救人之用。心念一動，便命金萍、趙鐵娘將塵世易於變價的金珠之類取出，想分兩三次運去。當第二次運送時，帶有新煉靈丹，恰值輕雲、紫玲有事遠出，須過些日纔回，靈雲自己如往峨眉，宮中無人留守，放心不下，本想候到二女回宮再走。

第二日，嚴人英忽然來訪。靈雲知他和輕雲本有夙緣，自從莽蒼山一見之後，便即投契。

近年在外行道，雙方每遇危急，都是不期而遇，又共了幾次患難。雖然向道心堅，未涉兒女之私，情誼卻比別的同門要厚得多。半年前，人英得了嫫姆所賜道書大玄天章，剛到手，便尋輕雲一同修煉，由此二人法力大進，又煉了兩件法寶。人英原意，嫫姆準其轉傳一人，學成之後，便將書中所附柬帖取出，依言行事，書便化去，爲期祇有百日。想起同門中，祇輕雲一人私交最厚，忙即尋去，二人恰在途中相遇。輕雲雖然落落大方，總想自己是女子，人英平日相對，彷彿情有獨鍾；再者，孤男寡女同在一起修煉，易招物議，先還婉拒。嗣經人英再三力勸，說：「家祖姑法力之高，全由此書得來。現值異派猖獗，妖邪橫行之際，如將此書學會，立可增加極大威力。本欲公諸同好，無奈仙示祇許再傳一人，時限又短。難得遇見師妹，又是我的患難至交，可見福緣前定，如何天與不取？我知師妹也許爲了彼此情厚，男女同修有甚顧忌之故。實則，修道人避甚嫌疑？實不相瞞，我對師妹，固是敬愛逾常，衷心感佩，但自奉命下山勤修仙業，愚兄雖然不才，尚知自愛。本心雖想與賢妹同參正果，永享仙福，終古不離，也祇是累共患難，情分使然，男女界限早已忘去。師妹志行高潔，如冰如玉，更不必說。難得遇到這等不世良機，如何爲這小節拘束，將它失去，豈不可惜？彼此心地光明，何必計較人言？何況我們不比常人，是非真假，一望而明。各位師長更是神目如電，念動即知。愚兄稍有乖謬，也不配列名三英了。」

輕雲本就不忍堅拒，再聽對方明道心事，心想：「再不應允，反顯自己情虛。」祇得允了。人英因見時限大迫，恐難學全，左近恰是元元大師羅浮山香雪洞舊居，封洞的又是本門禁制，立同趕去。先向各位師長通誠遙拜，再行開洞入內，就在洞中一同勤習。二人練到第一百天上，居然學了十之七八。還待往下學時，忽聽柬帖發出霹靂之聲，不敢再延。打開一看，內有嫫姆手諭靈符。便照所說，用真火將符化去，立化一片金霞，擁了那部道書，帶着風雷之聲，向空飛去。柬上大意說：二人累世清修，均以情絲難斷，互相牽纏，致誤仙業。直到前一世，道心方始堅定。但是情愛至厚，不捨分離，在兵解以前約定以身殉道，誓求仙業；來生雖不再作雙棲之想，仍要同門同修，共證仙業。雖然一樣情愛，但與司徒平夫妻情孽糾纏，終誤仙業者大不相同。以後祇管安心學道，絕無他慮。二人方始大悟。因柬上曾說，各位師長也早深悉前因後果，雙方心意又經言明，無須再有嫌忌，情愛自然更深一層。此次乃因輕雲許久未見，不知有事遠出，特來尋訪。

靈雲覺人英遠來不易，平日修爲又極清苦。心想：「輕雲不久即回，正好請人英代爲留守，自己去往峨眉一行。」便和人英說了。人英未見輕雲，本在失望，聞言立允。靈雲獨自一人帶了金珠、靈丹，二次飛往峨眉解脫坡，交與寶相夫人。聚了數日，本欲回宮，忽然想起人英、輕雲本來情厚，祇因忙於修積，會短離長，雖無兒女之私，相見必有話

說。自己在旁，這兩人一個面嫩，一個拘謹，好些不便。當時又無處可去，忽想起孫南和自己也是累生情侶，祇爲當初嫌他情癡太甚，恐其兩誤，姑以正言規勸。自從九華分手，開府再遇，雙方便漸疏遠。以後偶然相見，雖未尹邢避面，迥非以前如影隨形，非到萬不得已，不捨分離情景。後聽人言，他功力精進，修積甚厚。分明根骨稍差，自慚形穢，專一刻苦自勵，以求上進，免使自己輕視，實則心中仍蘊熱情。如與輕雲、人英來比，未免對他太薄。又因孫南對自己敬愛太甚，前生相處，稍假辭色，便心喜欲狂。轉世以後，表面不似前生那等親密，人也端謹得多，而真誠流露，情愛之深更甚於前。不過敬重自己，知道志切修爲，恐拂己意，言行慎重，不敢露出而已。靈雲越想，越覺自己迹近薄情，對他不起。良朋久別，尚且相思，況是三生情好。欲乘此時無事，前往訪晤，加以慰勉，堅其向道之心。念頭一動，立時起身。本意飛往莽蒼山，先與孫南敘闊，再尋朱文、吳文琪良晤。到那裏一看，祇吳文琪獨居山中，說起昨日七星手施林來談到孫南、尉遲火黃河救災之事。算計二人必在黃河災區一帶行道，意欲跟蹤往晤。如若不遇，就便可向玉清大師敘闊也好。於是又往黃河災區飛去。

飛行神速，不消多時便已到達。哪知二人此時也正回山，雲路相左，竟未遇上，以致生出波折。剛剛飛過銅瓦廂，見黃河水勢正在減退，沿途難民甚多，到處都有富紳善士所設的善篷，施捨衣食銀錢，辦理甚善，災民歡呼頌德之聲，所在都是。先當是玉清大師佛法慈悲。正在沿河前飛，打算擇地降落，探詢三人蹤跡。繼而一想：「尉遲火昨日纔與玉清大師相遇，災區蔓延數千里，中途還要變賣那麼多金珠。玉清師徒共祇三人，任憑法力多高，事前防禦災劫尚還容易，災象已成，再往救濟，何等煩難，豈是一天半日所能辦理完善？」於是沿河上飛，暗用仙法查聽。她一連飛行了數百里，到處歌功頌德，異口同聲，說是從來救災無此完美，也沒有這麼多的善士。最難得的是銀、米豐足，被淹沒的土地，水退以後，全成沃壤。每一災民除當時所領救濟費而外，並還各按本來行業、人口多少，給以安家治生之用；老弱殘廢，均有所食，使其溫飽，以終天年。經此一來，連那素常貧苦、無依無業之民，均有得遂小康之望。妙在那多地方所設善堂不下數百，各有專人總管，辦事井井有條，一點看不出有人暗用法力相助之迹。靈雲幾經留神觀察，祇兩三處大善堂爲首諸人密計時露出一點口風，大意是說：「我們必須仰體仙人恩義，寧可妄費，不可遺漏。好在仙人錢多，我們問心無愧，必無話說。祇不許災民得知詳情，張揚出去。我們未費甚錢，得此善名，雖出仙人之意，心終不安，惟有日夜用心，多出點力。」所說大同小異。聽那口氣，所遇仙人均在同一時間，頗似用身外化身分頭下手神氣。

心正奇怪，已經飛近城池上空。瞥見一片極輕微的祥雲橫空而渡，由斜刺裏高空中飛來，

往側面飛去。那雲飛得又高又快，宛如薄薄一片彩色輕煙，在當頭高空蒼冥之中一閃即過。如換旁人，必不在意。靈雲近年法力大增，開府之後越發長了經歷。見那彩雲看去薄薄一片，又是逆風而渡，聚而不散，飛得那麼高，以自己的慧目竟不能透視雲上，斷定不是尋常人物。方按遁光回顧，猛想起靈嶠三仙師徒，來去都是祥霞麗霄，輕雲冉冉，與異派仙俠御劍飛遁，破空衝雲而渡，迥不相同，這片彩雲正與他們同一路數。記得靈嶠女仙陳文璣、趙蕙，與己一見如故，十分投契，曾有不久重逢之言。一晃數年，並無音信。所居仙府，中隔十萬里流沙與八千尋罡風之險，已近靈空仙界。以崔五姑的法力，上下尚且艱難，何況自己。前月取出紫雲宮玉池藏珍，雖有一件法寶可禦罡風劫火，但因初得到手，尚未重新煉過，祇能抵禦罡風。此寶關係重大，異派中首要諸人全都夢想多年，得到便能抵禦大劫，一旦出現，必定百計竊奪。放在玉池寶庫以內，自然無妨。帶在身旁，此時法力尚不能掩蔽它的精光寶氣，一被發覺，就不被奪去，也永無寧日。父親命藏原處，不令帶往峨眉，可知重要。爲此格外慎重，不敢妄用。

靈雲久欲去往靈嶠仙府訪晤，均未得便，看出彩雲正是靈嶠仙府之人，意欲探詢陳、趙二仙近況，立時追去。彩雲神速已極，靈雲的劍遁竟幾乎追它不上。對方不知何人，又未便傳聲相喚。方疑失之交臂，彩雲忽然向前飛墮。雙方高低懸殊，恰好相繼落下。一看落處，正是嵩山太室山後絕壑之中。兩下裏相隔不過數十丈，靈雲早看出雲中是一美貌少女，裝束也和陳、趙二仙女差不多，人卻從未見過。想起適纔飛行太急，無故追蹤，似乎無禮。方一尋思，那女仙本是面有慍色，神情匆促，回顧靈雲，忽然轉嗔爲喜，微微一笑，欲言又止。靈雲見她身材不高，嬌小玲瓏，神態天真，越想親近。正要乘機上前請教，前面崖凹中忽然走出一個黑衣老婦，生得身材高大，相貌醜怪，從未見過。手裏拄着一根黑色的藤杖，杖頭杈丫頗多，遍刻着鳥獸龍蛇之形，黑煙縷縷，由蛇鳥口內噴出。一望而知不是正經修道之人。少女面上立轉愁忿之容。因地勢彎曲，老婦背向自己，落時遁光已收，料未發現，忙隱身形，輕輕掩向前去，藏在小石後面，暗中查看。

靈雲祇聽老婦格格怪笑道：「小姑娘，可是想討還你那玉環麼？」少女氣道：「此寶乃我恩師之物，不能失落。一時疏忽，被那小賊詭計盜去，約我來此取環。已經延誤三日，如今急於回山，如肯還我，情願送你一件別的法寶，免傷和氣。你看如何？」老婦突把兩隻鷂眼一翻，獰笑道：「你說甚麼？憑你那樣來歷的人，身帶這物，怎會被人盜去？我那小孫兒，共才學了幾年道法，豈能近身？分明有心相贈，事後生悔。除非答應嫁我孫兒爲妻，同在我洞中修煉，休想將環取回。」少女怒道：「無知醜婦！我原是一時疏忽，誤中詭計，被小賊乘隙將環騙盜了去，等我警覺搜尋，人已隱形遁去。祇發現一片樹葉，上寫有事相求，約在此地奉還。後遇一位道友，得知你爲人貪狠。因爲急於回山，

委曲求全，自認晦氣，另以寶物交換，誰知這等狂妄刁詐！快將此寶還我，免動干戈。」話未說完，老婦厲聲喝道：「無知賤婢！我居此三百多年，何人敢犯？竟敢對我無禮麼？好說諒你不從，今日教你知我的厲害。」說時，手微一晃，杖頭上立有五股極濃厚的黑氣，各按所刻形象，化作龍蛇鳥獸等猛惡之物，口噴各色毒焰，向前夾攻。少女也似早有準備，揚手一片祥光，先將全身護住。跟着放出一粒寶珠，化爲斗大一團銀光，向老婦當頭打去，被內中一條龍形黑氣迎頭敵住。少女又連施了兩樣法寶，俱被老婦杖頭上所發黑氣結成的妖物分別抵禦，不能上前。下剩一蛇和一隻形如鴟梟的怪鳥，仍向少女猛撲不已。晃眼妖蚿黑氣加盛，緊纏在護身祥光之外，妖鳥又在當頭下擊，蛇鳥口中毒焰似火箭一般噴射不已。少女被困其內，上下四外全被黑氣裹緊，所帶法寶已全發完，大有敗意。老婦連聲喝罵，令其速降，免遭毒手。

靈雲見這老婦白髮如繩，亂草一般披拂兩肩，當中露出一個豬肝色的大頭，濃眉如刷，目射兇光，鼻尖似被削去，鼻孔大如龍眼，兩腮奇大，又咧着一張缺口，露出稀稀落落幾根又尖又長的利齒，形態醜怪，聲如梟鳥，簡直不似生人。杖頭上所發黑氣一經出現，便成實物，上下飛舞，口噴毒焰，猛惡異常。少女身受圍困，滿臉愁急悲忿之容。靈雲早想相助，因爲素來持重，妖婦初遇，從未聽人說起，不知來歷深淺。心想：「當地靠近嵩山二老故居，怎會容此妖邪盤踞？如是新來，聽口氣又覺不像。」意欲查看明白，再作計較。又想靈嶠諸仙法力甚高，既命下山，決不容人欺侮，難得相遇，正好看看她的法力。稍爲一停，少女已經被困，不由激動義憤。暗忖：「妖婦邪法雖然厲害，自己身帶飛劍、法寶均具絕大威力，怕她何來？」心念一動，正準備冷不防將幾件法寶、飛劍連同太乙神雷一齊施爲。妖婦性情兇暴，見敵久不降服，也甚暴怒，待下毒手，剛喝得一聲：「賤婢你真想死麼？」忽然一道青光，由崖凹中飛出。靈雲見這青光眼熟，並非邪教，欲發又止。青光落地，現出一個少年，攔跪在妖婦面前，直喊：「太婆饒命！待我勸她降順。」靈雲認出這少年正是前在峨眉爲害芝仙，被自己押往青螺峪，現爲淩渾門下的楊成志。不知怎會和妖婦一起，又是這等稱呼？雙方師門均有淵源，淩渾性情古怪，恐生嫌怨。心中躊躇，再一查聽，不由大怒。

原來妖婦所說小孫兒，便是楊成志。楊成志出現以後，妖婦便將手上快要發出的一股黃光邪火收回。獰笑道：「小孫兒，不要太癡。此女即使被迫嫁你，也非心願，何況她已準備事急兵解，寧死不從。我二次出世雖纔三月，你已得了我不少傳授。照你所說，峨眉門下美女甚多，早晚還不由你隨便選擇，何患無妻，非要此女做甚？我雖多年禁閉，仍是當年脾氣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此女口出不遜，本無生理，你愛她過甚，方始寬容。如此倔強，豈容活命？她已被我五形神火困住，想要兵解，遁逃元神，豈非做夢？

我只揚手之間，便成蛇鳥口中之物。你將她這件法寶得去，再經我祭鍊之後，決少敵手。那時照我所傳，遇上峨眉心愛的人，擒來成婚，豈不一樣稱心麼？」楊成志仍苦求道：「孫兒實是愛她。並且峨眉那些賤婢，俱都看我不上，尤其齊靈雲、李英瓊可惡，將來祇想報仇，不想要人了。」靈雲在旁，聞言已是氣極。又見少女氣得亂抖，想是素性溫柔，驟遇橫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祇把目光望着自己先前隱身之處，似有求援之意。手中握着一口尺許長的玉刀，已經發出精光，似要自殺，又在遲疑神氣，心越不忍。轉念一想：「此賊已經叛師附邪，淩老前輩未必再肯護他；即或不然，靈嶠三仙乃淩氏夫妻至交，他門人這等行爲，人神共忿，見面也有話說。」想到這裏，立時發動，飛劍、法寶同時施爲，緊跟着雙手齊揚，又把本門太乙神雷連珠般發將出去，精光寶氣照耀巖阿，虹飛電舞，金霞亂竄。數十百丈金光雷火紛飛四射中，妖婦存身的崖凹先被炸裂，成了粉碎，山地也陷了七八畝大一個深穴。當時沙石驚飛，塵土齊揚，地震山崩，天鳴谷撼。

靈雲自從學道以來，遇見強敵，從來也未如此出手。這時因覺邪法厲害，惟恐一戰不勝，更費手腳，上來便用全力。妖婦也是禁閉年久，新近出世，不曾想到後起中竟有好些能手。先前分明已聽出破空之聲降落附近，依然託大自恃，守着昔年人我不犯的戒條，不特未放心上，竟未回顧，打算制服少女後，再問來意。祇要在離崖十丈以外，便不過問，否則看事而行。半晌未聽身後動靜，還當來人被自己嚇退。爲防少女元神遁走，全神貫注前面，做夢也未想到這等厲害。靈雲所用法寶，內有兩件恰又是專破這類邪法的剋星，新近纔由玉池寶庫取出，剛剛煉好。因恐毀損仙景，久欲覓地演習，素性不喜炫弄，未得其便，祇知威力甚大，不知底細。此時急於救人除害，全力施爲，加上別的飛劍、法寶和太乙神雷，多高法力的人遇上，也非死必傷；何況妖婦絲毫不曾防備，變生意外，來勢神速，縱有一身邪法，神通變化，也是難當。寶光、雷火電射中，那五形妖物還未全消，妖婦已隨伺那片崩裂的危崖山地震成粉碎。元神剛剛飛起，靈雲早就防到妖婦擅長玄功，煉有元神，一見飛起，左手一指，新煉成的至寶日月輪所化一紅一白兩輪寶光，早電也似急迎向前去。妖婦元神先喫那團冷森森的銀色寒光照定，不能脫身。跟着日輪所發萬道毫光往上一合，火星電旋，閃得一閃，立時消滅無蹤。楊成志站在妖婦身前本難免死，總算運數未盡，新近煉有一身邪法，隱遁極快，人又剛剛立起，走向少女身前，想要威逼勸說，恰巧離開。靈雲因知內有二寶威力太大，雖然由心運用，終以初次施爲，投鼠忌器，惟恐少女萬一波及，本心又祇想生擒楊成志，交與淩渾發落，不願傷他。有此顧忌，連那五形妖物也祇除去三個，內中一鳥一蛇，因是緊附少女護身祥光之外，反被苟免。它們全是修煉千年以上的妖物，被妖婦殺死，將精魂攝來，煉成法寶，厲害無比。一見主人及同伴同時慘死，禁制已破，無人拘束，又見來敵如此厲害，立即乘機遁

走。楊成志聞聲驚顧，瞥見神雷、寶光橫飛電射中妖婦慘死，邪法全破，自身幾受重傷，不由亡魂失魄，哪裏還敢停留，本要逃走。忽然想起一事，百忙中竟犯奇險，往原處隱形遁去。等到靈雲與少女相見，入洞查看，妖書已被盜去，幾乎留下後患。不提。

蛇鳥妖魂均具神通，逃時神速非常，由大變小，一閃即隱。這時，滿崖谷寶光照耀，飛劍縱橫，雷火又極強烈，微一疏忽，祇當全數消滅，並未在意。方覺楊成志沒有擒到，少女忽然將手一招，立有一圈青光由劫灰中飛起，化爲一隻青玉環落向手中，含笑迎來。靈雲忙收法寶相見，未容開口，少女匆匆說道：「妖婦雖死，洞中藏有妖書，姊姊取來，大有用處。少時再作詳談如何？」靈雲見她美麗天真，神情親熱，聞言笑道：「道友貴姓？可是靈嶠三仙門下？洞中可有妖黨麼？」少女笑答：「家仙祖赤杖真人，所說三仙乃小妹的師伯，家師爲兜元仙史邢曼。妖婦近始脫困，洞中祇她一人。我防小賊前往偷盜，但我想他也許無此大膽。」話未說完，靈雲原因行事謹慎，恐有餘黨，不便冒失，打算問明入洞。聞言忽想起楊成志隱遁神速心中一動，忙說：「事果可慮，我們查看之後再談也好。」